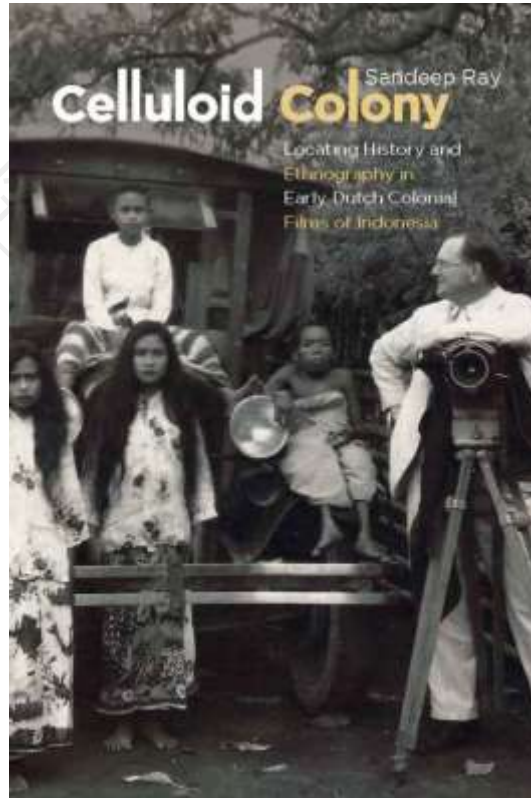


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本期推介桑迪普·雷（Sandeep Ray）《赛璐珞殖民地：在印尼的早期荷兰殖民影像中定位历史和民族志》（*Celluloid Colony: Locating History and Ethnography in Early Dutch Colonial Films of Indonesia*）

编者按：本书讲述的是 1910-1930 年代，荷属东印度的业余和职业电影人们在殖民地拍宣传片的故事。和其他帝国雄赳赳、充满战争煽动意味的殖民宣传片不同，荷属东印度的宣传片出乎意料地更加关注日常生活，去情节、节奏慢，换句话说，它们更接近“民族志电影”或“非虚构视觉散文”。虽然这些宣传片毫无疑问主要服务于证明和展现殖民地的体面和人道主义，但当我们把它们视为档案，视为历史材料，挖掘这些“民族志影像”时，总有其“溢出”和难掩殖民臭味的部分——比如华人苦力在进入种植园前必须接受当众脱光的防疫检查和身型测量，今天已很难定义这到底是电影作者的有意或无意。这本书也对历史研究的“图像转向”提供了来自荷属东印度生动的例子。掩卷此书后，你最想做的事情，可能是跑到荷兰的“声音和视觉中心”或者 EYE 电影博物馆，也去亲眼看看这些当时烟草、煤矿、橡胶和教会的钱如何流变成这些沉默已久的胶片的。



《日经亚洲评论》(NIKKEIASIA)于2021年12月发布马来西亚槟城作家马可·费拉雷斯(Marco Ferrarese)关于桑迪普·雷所著《赛璐珞殖民地：在印尼的早期荷兰殖民影像中定位历史和民族志》的书评文章。(译校者注：赛璐珞[celluloid]是昔日用作电影胶片的材料。此处保留“赛璐珞”这一材质的音译名称，意指“赛璐珞殖民地”是影像中的殖民地，其质感是赛璐珞。)作者桑迪普·雷系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媒体、语言和文化学院院长兼副教授。马可·费拉雷斯的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2019年1月，美国“黑命攸关”运动激发的全球反种族主义浪潮，也涌上了英国在东南亚的前殖民地海岸。虽没有群众游行，但现代新加坡的奠基者——斯坦福·莱佛士，他的雕像似乎从新加坡河滨的底座上消失了，雕像上覆盖着年轻艺术家丁凯威(Teng Kai Wei，音译)魔术般的丙烯绘画。2020年7月，马来西亚的一些破坏分子给业已伫立84年的弗朗西斯·莱特雕像泼上了血红色的油漆，这座雕像位于槟城首府乔治城的前英国军事防御工事、康华利斯堡(Fort Cornwallis)内。1786年，莱特建设起这座英国殖民地城市，据说他和其他一些殖民者一样，通过参与鸦片贸易发了大财。

毁坏塑像是对莱佛士和莱特等帝国主义者之流的一种简单报复，但对增进有关殖民主义策略和主题的公正讨论并无太多益处。在《赛璐珞殖民地》一书中，居住在新加坡的马来

西亚作家桑迪普·雷通过影像的视角，探讨了 20 世纪初荷属东印度（现印度尼西亚）的行政管理。雷的研究聚焦于殖民官员如何利用流行文化的软实力，向欧洲纳税人宣传殖民地是一项合法事业。

2006 年，荷兰政府资助了档案修复工作，这些殖民时期的胶卷和影片获得了数字化的新生，保存在阿姆斯特丹附近希尔弗瑟姆的荷兰声音与视觉研究所（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Sound and Vision）。这为当时在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担任东南亚历史讲师的雷提供了一个回溯历史的机会，书写下一段发人深省的 1910 至 1930 年荷兰殖民影像史。

《赛璐珞殖民地》是首批使用过这些影像档案的书籍之一。雷证明了在影像的政治宣传修辞背后，早期的荷兰“民族志”殖民影像补充了殖民时代传统书面原始资料的阐释。



图一：1923 年荷兰殖民电影的剧照（图片由 Eye Filmmuseum 提供）



图二：1917 年，荷兰移民官员在德利（今北苏门答腊）处理中国劳工。（图片由 Eye Filmmuseum 提供）

雷所论及的影片未被充分研究、令人误解，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影片作为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们无法被划分为任何风格类型。此外，在拍摄这些影片的时代，电影还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概念，比如当时还没有纪录片的概念。在雷看来，这些影视材料之深度与细致，是当时的照片和录音所无法还原的。此外，荷兰殖民时期的影像还拍下了当地土著久违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也许是无心插柳成荫，让它们成为了真实的印尼历史宝库。

美国导演罗伯特·J·弗莱厄蒂（Robert J. Flaherty）拍摄的《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 1922）是世界上第一部公认的纪录片。这是一部部分虚构的无声纪录片，讲述了一个因纽特人和他的家人在加拿大北部的冰雪生活。与《北方的纳努克》不同的是，雷参考的荷兰殖民影片大多是非虚构作品，是为阿姆斯特丹殖民研究所（Colonial Institute of Amsterdam）制作的宣传工具。



图三：殖民研究所电影的最后一帧展示了该研究所在阿姆斯特丹的建筑。（图片由 Eye Filmmuseum 提供）

研究所雇佣了退伍军人兼冒险家 J.C. 兰姆斯特（J.C. Lamster）来拍摄最早的荷兰殖民影片。但他并非电影摄影师出身，他只能边在崎岖路途中行进，边学习拍摄。他使用的是一台笨重的老相机，配备固定镜头，没有广角镜头，因此只能拍摄一系列单调的特写。雷推测，这些早期民族志电影被排除在大多数电影史叙述之外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技术上的局限性。

但这些荷兰殖民影片的内在于这种未经过滤的历史现实主义：与同时代在非洲拍摄的英法殖民影片不同，荷兰殖民影片不意在拍摄与野生动物邂逅的那种异国情调，而专注于描绘殖民地的真实生活。雷以历史学家的热忱和电影评论家的激情写作，他根据荷兰殖民影片制作在这关键的几十年中所经历的三次转向性变化组织了章节安排。



图四：1913 年，荷兰电影制片人（其中一位是退伍军人和冒险家 J.C.Lamster）与当地助手和摄像设备在爪哇岛合影。（图片由 Vincent Monnikendam 提供）



图五：一名劳工在苏门答腊东海岸的比利顿岛（Billiton）/勿里洞（Belitung）领取身份证前被剃光头。（图片由 Beeld en Geluid 提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研究所的宣传需求转变为展示荷属东印度的良好经济状况。甚至在 1918 年 11 月战争结束之前，荷兰就在寻求与欧洲国家结成新的联盟，并将强大而成功的外交政策视为其成功的关键。

20 世纪 20 年代，最著名的荷兰电影制片人威利·穆伦斯（Willy Mullens）带着更好的设备来到荷属东印度，开始记录殖民地的方方面面，重点制作了殖民地商业和劳力部门的影像民族志。穆伦斯的影片《日里的烟草种植》（*Tabakscultuur in Deli, 1927*）记录了种植园的生活和华工移民爪哇岛，是当时印尼生活的宝贵影像资料。由于殖民地的剥削性质，它的现实主义可能并不为人所欣赏，但正如雷写道，“尽管影视材料具有政治宣传性，但它本身却无法掩盖（殖民地工人）艰苦条件的严峻现实”。



图六：弗洛雷斯高地山区和河流地带的传教士。（图片由 Eye Filmmuseum 提供）



图七：传教士主持神圣的仪式。（图片由 Eye Filmmuseum 提供）

《赛璐珞殖民地》中探讨的第三波，也是最后一波影片涵盖了 1923 年至 1930 年，当时荷兰殖民影片的拍摄重心从公司转向福音，聚焦弗洛勒斯岛上的传教活动。弗洛勒斯岛现在是印度尼西亚最南端东努沙登加拉省的一部分，由巴厘岛以西 500 多个基督教徒人口占多数的岛屿组成。当时弗洛勒斯岛上的居民大多是穿纱笼、打赤膊的土著。得益于这类新型的福音宣传片，弗洛勒斯岛不仅第一次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还首次被记录成影像民族志。西蒙·布伊斯（Simon Buis）神父拍摄的《弗洛勒斯电影》（*Flores Film*, 1926）因其民族志和福音元素备受赞誉，在荷兰本土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这部影片也激励了荷兰公民捐款支持教会在殖民地的传教工作。



图八：西蒙·布伊斯（Simon Buis）坐在 1926 年电影《弗洛雷斯电影》（Flores Film）的福特 T 型车宣传车上。（图片由省档案馆 SVD, Teteringen 提供）（图片由 Eye Filmmuseum 提供）



图九：1926 年电影“Bali-Floti”的剧照 1。（图片由 Eye Filmmuseum 提供）



图十：1926 年电影“Bali-Floti”的剧照 2。（图片由 Eye Filmmuseum 提供）

雷还讨论了另一部影片，即威利·拉赫（Willy Rach）拍摄的《巴厘—弗洛蒂》（*Bali-Floti*, 1926）。《巴厘—弗洛蒂》直切要害地展示出这些影片的民族志价值，它拍摄到了前所未有的镜头，即弗洛勒斯的土著狩猎和切割鲸鲨，以及他们使用祖先头骨举行的异教仪式，受到了欧洲传教士的谴责。

本书的历史之旅结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当时出现了更先进的商业电影概念，随后印度尼西亚于 1945 年宣布独立，并于 1949 年得到荷兰的承认。

在结语中，雷敦促历史学家停止对殖民机器的评判，打开心扉，去理解荷兰殖民影片制作者人试图描绘其异国殖民地的独特方式。雷的著作迈出了关键而勇敢的一步，不仅重新评估了早期影片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还解答了荷属东印度的白人殖民者为何要这样建设他们的殖民地。

(英文原文见: Ferrarese, Marco. (2021, December 3). *Book review: Stark images reevaluate colonial culture in Dutch East Indies*. NIKKEI ASIA. <https://asia.nikkei.com/Life-Arts/Arts/Book-review-Stark-images-reevaluate-colonial-culture-in-Dutch-East-Indies>, 本文为开放获取)

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于 2022 年发布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博士候选人尤里恩·冯·别克琳 (Jorien van Beukering) 关于桑迪普·雷所著《赛璐珞殖民地: 在印尼的早期荷兰殖民影像中定位历史和民族志》的书评文章。别克琳的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引言: 非虚构影片尤其是宣传片, 在历史和民族志中扮演什么角色? 作家、视觉艺术家和历史学家桑迪普·雷在《赛璐珞殖民地》中探讨了这一问题: 在印尼的早期荷兰殖民影像中定位历史和民族志。雷分析了荷兰声音与视觉研究所收藏的荷属东印度 (现印度尼西亚) 的部分殖民宣传片, 认为这些宣传片是可行的一手历史资料, 也为 20 世纪早期的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留了宝贵的人类学记录。《赛璐珞殖民地》文笔优美, 研究扎实, 为非虚构影片作为真实的历史资料提供了重要的案例。

《赛璐珞殖民地》围绕荷属东印度影片制作的三个时期展开: 荷兰殖民研究所最初的殖民影片试验时期 (1912—1913 年)、公司和殖民研究所联合委托拍摄时期 (1917—1927 年) 以及传教士影片时期 (1923—1930 年)。导言中提出了一个将非虚构影片作为原始资料来源的四步方法, 并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加以实践。在第一章中, 雷将政治宣传片与殖民研究中的其他非虚构影片联系起来, 并探讨了历史学家该如何使用虚构和非虚构影片。第二章概述了荷兰“伦理政策” (Dutch Ethical Policy, 1901) 期待土著居民走向文明的愿景如何转化为一部描绘着和平、人道的殖民地的宣传片。第三章开始进行影片分析, 集中讨论了 1912—1913 年间在爪哇拍摄的影片。第四章探讨了殖民研究所和大公司委托拍摄的苏门答腊种植园和矿山的影片, 第五章则转向了福音传教士协会 (Societas Verbi Divini) 在弗洛勒斯岛拍摄的影片。最后一章将前几章串联起来, 并针对电影批评为本书的核心论点作了辩护。

《赛璐珞殖民地》的一大亮点在于它探讨了一系列以前未被充分研究过的影片。雷研究了六位影片制作人的作品: J.C. 兰姆斯特 (J.C. Lamster)、L.Ph. 德布西 (L.Ph. de Bussy)、威利·穆伦斯 (Willy Mullens)、I.A. 奥克斯 (I.A. Ochse)、威利·拉赫 (Willy Rach) 和西蒙·布伊斯 (Simon Buis)。关于这些影片及其创作者的背景资料十分丰富, 能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荷属东印度和 20 世纪早期的荷兰, 以及宗主国的政策变化如何影响殖民地的影视制

作。《赛璐珞殖民地》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它分析了影像对于观众的意义是如何移易迁变的。雷在第四章中指出，德布西的影片《日里的移民》（*Immigratie in Deli*, 1917）和《在日里种植园安置爪哇工人》（*Kolonisatie van Javanen op eene Delische Tabaksonderneming*, 1917）旨在展示苏门答腊种植园对苦力劳工的“有效管理”（第 103 页）。然而，21 世纪的观众则看到了殖民制度中固有的种族主义和剥削，以及荷兰殖民主义大限将至。同样令人信服的是在第三章中，雷就兰姆斯特的影片《荷属东印度的军队；步兵》（*Het Nederlandsch-Indische Leger; De Infanterie*, 1912-13）提出观点：印尼劳工面对欧洲监工不卑不亢的镜头挑战了我们脑海中固有的殖民生活想象，即顺从的印尼人尽职尽责地服从欧洲殖民者，这样的一种想象大多植根于静态照片或书面资料。雷对宣传片的细致分析，带来了有关荷属东印度的新知，迫使我们质疑自己对殖民地生活的认识。

《赛璐珞殖民地》还梳理了影片制作的发展历程。该书的分析中融入了对不断发展的电影技术的讨论：雷指出了旁白、字幕、剪辑、逐渐纳入的重现场景、更具艺术性的摄影以及围绕清晰的叙事情节主线拍摄人类学镜头等特点。这些都被描述为影视制作的显著发展。此外，该书还指出了政治宣传片的主题范围在不断扩大。雷写道，虽然兰姆斯特早期的一些影片描绘的是殖民地的风景，但德布西、穆伦斯和奥克斯转向了劳工、种植园生产、医学和科学。与此同时，弗洛勒斯岛的福音派影片则侧重于宗教和当地仪式。这本书既描述了殖民地优先事项的变化，也理清了影视技术的发展过程，行文清晰，引人入胜。虽然对于没有电影背景知识的读者来说，视觉研究的某些细枝末节并不足够清晰，但该书对 20 世纪初荷兰影片制作的发展进行了全面分析。如果该书能对“过程”（process）和“非过程”（non-process）电影下一个定义，则将大有裨益。

《赛璐珞殖民地》的第三个亮点在于其广泛的历史研究。雷认识到政治宣传片的固有偏见，并利用一系列书面原始资料来验证影片内容，包括报纸文章、政府和非政府报告、其他殖民影片、殖民小说等。与学术文献的对比进一步证实了这些镜头，而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细节有助于将这些电影置于时代背景之中。尽管该书选取了 20 世纪初荷属东印度的范围，但其意图并不是介绍一部全面的历史。例如，书中只提及印尼民族主义以说明其在电影中的缺失。雷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以及利用原始资料对影片进行鉴定，充分说明了影片的来龙去脉。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他深厚的历史研究尤为成功：第四章出色地分析了德布西、穆伦斯和奥克斯拍摄的苏门答腊矿山和种植园的影片，雷发现这些影片还捕捉到了殖民地的内部移民规划（transmigration）和华人苦力劳工的珍贵镜头。第五章研究了弗洛勒

斯岛福音传教士拍摄的电影。雷探讨了这些影片如何为欧洲传教士与当地居民的接触、尤其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争夺统治权提供了“视觉散文”（a visual essay，第 159 页），洞见极为深刻。本书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并非以爪哇为中心，而是同时研究了在苏门答腊和弗洛勒斯岛拍摄的电影，以展现荷兰殖民主义在群岛的多样性。雷让历史读起来趣味横生，他坚信“历史可能潜伏在孤立的瞬间”（第 11 页），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在非虚构影片中找到具有历史和民族志意义的东西。

《赛璐珞殖民地》层次丰富，它既是对荷兰殖民宣传片的分析，也是对影视制作发展的介绍，还是一堂关于 20 世纪早期荷属东印度殖民政治的历史课。该书论证了荷兰殖民宣传片尽管饱含偏见，但仍是印尼殖民时期宝贵的民族志资料。在《赛璐珞殖民地》的结尾，雷希望近期学术界和公众对印尼八月革命（Revolusi, 1945-1949）的关注能引发人们对殖民地日常生活的更大兴趣，而荷兰宣传片中正是这种生活的缩影。《赛璐珞殖民地》令人信服、深入浅出，对荷兰在印尼的殖民主义、视觉民族志或宣传片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是一部必读书。

（英文原文见 van Beukering, Jorien. (2022). Book review: *Celluloid Colony: Locating History and Ethnography in Early Dutch Colonial Films of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https://www.iias.asia/the-review/celluloid-colony>. 本文为开放获取）

策划：曾嘉慧

编译：李庚润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